



翁婿乐

□师武军

我爱人在外地女儿家带娃,家里就只剩下我和年近八旬的岳父。我们爷儿俩相依相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

我在学校工作,岳父的“工作岗位”则在我们小区。每天,我在充满青春活力的校园里和那些天真调皮、精力旺盛的学生娃打交道——这份陪伴我近40年的工作,忙碌中自有乐趣。

岳父的“工作”,则是我们经过长期“斗争”后,不得不让步同意的——捡废品。他每天骑着那辆饱经风霜的老式自行车,像巡逻似的,一遍遍查看小区的垃圾桶。每到一处,他侧身坐在车上,目光先往桶里一扫。若见到塑料瓶、玻璃瓶,便下车拾起,放进车前小篓或随身携带的袋子里;遇到纸箱,他就利落地解下绑在车上的小刀,拆开、压平、叠好,再稳稳夹在后车架……一趟巡视完毕,他把所有“战利品”归置到自己的小三轮车上。

因我家未买储藏间,岳父每天把分好类的废品用自行车或三轮车运到1公里外他三女儿家的储藏间暂存。每隔10多天,他再蹬着车往3公里外的废品站去卖。就这样,他日日忙碌,乐此不疲。

岳父经常“捡到”意外的惊喜:“武军,快看我今天捡个啥?”“武军,猜猜我又得着什么宝贝了?”偶尔,他也会生气:“现在的年轻人真作孽,这么好的馒头就扔了,我拿回农村老家喂鸡去。”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爷儿俩的饭食,不仅健康,还处处透着生活的趣味。

先说馒头。岳父年纪大了,不爱吃皮硬的火烧,我们就以馒头为主。我俩吃的馒头,可是自己蒸的。岳父负责和面,我来掌灶。每当热气腾腾、

白白胖胖的馒头出笼,厨房里便飘起老家才有的那股甜丝丝的面香,沁人心脾。

再说午饭。老爷子不爱吃米饭,独爱面食,于是炸酱面、烩面、卤面轮番上阵。他总抢着和面,而且动手特别早,常常早餐后就备好了午饭用的面团,一边揉一边念叨:“面得早点揉,醒久了才劲道、好吃!”改善伙食时,我们就买来怀庆府特制的肉丸、白丸,配上肉皮、豆腐、腐竹、木耳,做一锅地道的沁阳杂拌。周末吃饺子,岳父擀皮,我来包。吃的菜全是在农村老家种的,韭菜、萝卜、南瓜……没农药、没化肥,绝对的绿色食品。

这就是我们爷儿俩日常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至于业余生活,我算是个资深戏迷。周日去沁阳京协活动地,唱一段京剧;傍晚到滨河公园,跟着板胡和梆子喊几句;若遇上怀梆老艺人,更要凑上去吼一嗓子。岳父则每天雷打不动地去联盟广场和老伙计打扑克,他们边打边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不亦乐乎。晚上,我陪他看电视,永远是他最爱的河南卫视的民生调解节目。他一边看一边点评:“这男孩太不讲理!”“这事全怪丈母娘!”“嘉宾说得真好!”……

有没有闹别扭的时候?当然有。比如,我中午回来择菜做饭,他看见就说:“你呀,事先把菜拿出来,我给你择多好?”可第二天我说:“爸,您先把菜择好……”他立马回:“今天没空!我得去送废品。”再比如,他总嫌我炒菜量多、用的碗碟多。天凉了,我提醒他加衣服:“天冷了,您多穿点。”他马上回一句:“你冷了,别人也冷吗?”

唉,不敢多说了——电话响了,准是我爱人查岗来啦!

立冬日记

□吴 丰

风把最后一片银杏叶揉成碎金
落在窗沿,像谁遗落的信
阳光矮了半截,斜斜搭在屋檐
给晾着的旧衣镀上薄暖

我裹紧毛衣,踩过结霜的草尖
脚下的脆响,是冬的开篇
不必盼梅,不必念春
此刻的清寒里,藏着最静的真

炉火渐旺,煮一壶老茶
雾气漫过窗根,模糊了天涯
那些未说的话、未赴的约
都随落叶沉淀,在时光里安家

立冬是场温柔的告别
把喧嚣收进厚衣,把心事交给长夜
然后等一场雪,覆盖所有空缺
让来年的绿在静默里发芽

初冬的家乡

□陈丽娟

北风送来了冬意
广袤的怀川便弥漫了冬的气息
漂泊的云朵似白玉
湛蓝的天空像透明的蓝玻璃
太行山笼罩着淡淡的烟雾
仿佛穿着缥缈的纱衣
清冽的风吹过大地
枫叶红了 银杏叶染上金色的光晕
柿树上挂着晶莹的红灯笼
喜鹊喳喳在枝头嬉戏

路边的树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把城市装扮得愈发美丽
伟岸的杨树脱下了橄榄色的衣裳
换上了迷彩外衣
柳树虽没了春天的婀娜多姿
但柔软的枝条在风中飘逸
栗树的萌果似铃铛在空中摇晃
柏树依然是青翠欲滴
路边的菊花争艳绽放
赤、橙、黄、绿、白、紫
展示着各自的靓丽

沁河水清澈明亮
轻快地唱着歌一路向东奔去
小鱼在水中畅游
时而跃出水面看看世界
蓝天、白云、柳树在水中飘舞
如诗如画让人心旷神怡

一畦畦的冬小麦为大地换上新衣
菜地里更是丰收景象
乡亲们笑在脸上喜在心里
白菜长得瓷顶顶
萝卜长得水灵灵
菠菜长得绿莹莹
菜农们忙着收获
菜商把无公害蔬菜运往各地

沐浴着冬日的阳光
心潮澎湃 热泪盈眶
深爱着这片土地
爱它春天的美丽
夏天的浓艳
秋天的斑斓
冬天的沉静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家乡永远在游子的心上

耕耘忆乡愁

□朱帮义

记忆里,每到深秋,便是农村老家最忙的时节——繁忙的秋庄稼收割结束,紧接着就开始紧张而有序的冬小麦播种工作。那时,家家户户忙着到县城种子公司购买优质的小麦种子,到乡镇供销社购买化肥。同时,各家各户把自家沤的土杂肥从粪坑里清理出来,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为小麦播种打下坚实基础,期待来年能有个好收成。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分配给农户个人耕种。1980年6月,在家务农的爱人分到了4亩责任田。当年,爱人便在地里种了玉米、大豆和棉花。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她同我一样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中专肄业生,从小到大没有种过地,对农活是个外行,我着实担心她把地种糟。到了秋庄稼开始收割时,在焦作工作的我特意请假回家帮忙。我到自家的责任田一看:呀!地里的玉米、大豆和棉花长势特好,一点儿都不比别人家的差。我向爱人请教种地的秘诀,她的回答很简单:“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干咱咋干。多施肥,适时浇水,细心管理讲科学……”那年,家里的秋庄稼喜获丰收。

开始种冬小麦了,那时农村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庄稼的收种全靠人力。晚上,我借着月光把自家院子粪坑里的土杂肥挖出来,第二天一大早就用平板车一趟趟拉到地里。然后,再把土杂肥和买来的化肥均匀地撒在地里,给小麦上足了底肥。我不会犁地、耙地,就请来父亲帮忙。家里没有喂牲口,犁地、耙地和耩地全得人工上阵:一家人齐动手,把一根根绳子拴在犁子前端,父亲双手扶着犁把,随时把控方向和犁铧入土深度,我和爱人、母亲、弟弟、妹妹在前面紧拉绳索,齐心协力牵引着犁子缓缓前行。犁完一块地后,再把绳子拴在铁齿耙上拉耙。耙地的目的,主要是破碎土块和平整土地。耙地时,需要耙上两三遍才能把土地耙平整。接着,就是耩地了。但耩地前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把耙平整的地块打成畦田,方便后续小麦灌溉保墒和保肥。

父亲是一个种地老手。耩麦时,他在后面扶着耩,精准把控着麦垄的宽窄、耩脚的深浅和种子的稀稠,我在前面拉着耩把掌握方向,其他人各拉一根绳索前行。一家人在欢声笑语中埋头苦干,虽然个个汗流浹背、腰酸背痛的,但没有一人叫苦叫累。播种结束后,还要用石砘子把松土压实,这项工作都是由我来完成。

如今,农村早已实现机械化,大型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穿梭田间,当年人工拉犁、拉耙、拉耩的农耕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些全家老少一起劳作的时光都化为浓浓的乡愁,深深镌刻在心底,成为珍贵的记忆。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w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